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

第四十三回 黑旋風偷割溫太守 魯智深大鬧鳳凰村

話說戴宗、燕青二人，正自到處追尋，要拿府尹報仇雪恨。趕到一處，忽然撞見，戴宗大叫一聲，便和燕青殺奔過去，眾人大亂。那太守聽得背後有梁山泊好漢趕來，急得亡魂喪膽，把坐馬連打幾下，只叫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此時偏有大群逃難人在前，前進不能，後退不得，少個地穴躲藏。太守急了，便令甲士舉起刀槍，向前開路，如狼如虎，兇惡萬分。只見有的給馬匹撞倒，有人吃槍刀擄死，男啼女哭，好不悽慘。燕青道：「你看這狗官忒煞無良，要緊自家逃生，全不顧人民性命。」戴宗道：「若拿住了，一定將他碎屍萬段！」當下二人本欲殺上前去，因見兵民混雜，一片哭聲，心中好生不忍，略為停頓了片刻。不想眾人擁了太守，只一個拐彎，竟被免脫而去。二人好不惱恨，向前且走。走了一段，又聽見啼哭之聲，一起百姓迎面而來，大家亂奔亂走。燕青大叫道：「你們休要驚慌，梁山泊好漢是不殺良民的。」只聽得人叢中有人答道：「我們背後有個黑大漢，正在逢人亂殺，怎不逃生。」燕青、戴宗料到八九分，且立著等待，卻不見來。二人又走，剛折入一條大街，只見一員武官，身騎劣馬，手揮大刀，引兵迎頭殺到。燕青、戴宗心上好氣，上前接住就鬥，不到十個回合，猛聽得官軍自相擾亂，只叫苦也，卻是黑旋風李逵，引嘍囉從斜刺里巷中殺到。燕青、戴宗連忙跳出圈子，叫聲：「李大哥，俺們要緊追拿賊官，這賊將官且交與你罷！」二人一路走，只聽得百姓在怨苦道：「這算得什麼父母官，竟棄了城池逃走哩！」戴宗高聲叫道：「你們且住，可見太守往哪裡逃走？」有人答：「向北門走的。」燕青便教一人引領，一路兜抄捷徑，直奔北門。將近城關，只聽得一片喊殺之聲，卻是燕順、馬麟，引嘍囉在彼混戰。戴宗、燕青擺動樸刀，殺奔上前看時，哪裡有太守蹤跡。二人便翻身退下，卻見朱仝、雷橫引兵趕到。戴宗道：「朱都頭，曾見得賊州官？」朱仝回道：「俺聽得太守奔這裡北門，因而趕來拿捉。」說罷，各仗兵器上前，一陣子亂殺，把那班官軍全行殺退。燕順、馬麟喘息定了，說道：「只也可惜！俺們殺到此地，巧遇那賊州官趕來，俺們正要上去拿捉，卻被那班狗男女阻擋，下手不得，吃他向別處逃走了。」朱仝道：「戴院長正要拿他，若早到一刻，這廝便難漏網。」說話時，戴宗和燕青掉轉身子，撒腿就跑。

二人奔到西城門左近，只見數十名武士，正擁了一個騎馬的走，那不是本州太守是誰？戴宗大叫：「賊官在這裡了！」一擺樸刀直撲過去，燕青跟著上前，那武士見有人來，便把太守團團護定，拚命抵禦。這是太守不日養的死士，卻也非同小可。戴宗、燕青被眾人戰住，不能分身，眼見太守，卻苦的無從下手。正在這緊急關頭，猛聽得一聲大吼，宛如晴空起個霹靂，一人從斜刺裡殺出，樸刀起處，但見人頭滾滾落地，來者乃是赤發鬼劉唐。這個生力軍一到，眾武士登時紛亂，圍子就此散開。燕青眼快，見太守又欲拍馬逃遁，疾忙躍到馬前，對準他腿股只一樸刀，太守大叫一聲，倒撞下馬，給戴宗一把抓起，挾在脅下。劉唐、燕青把眾武士殺退，跟了戴宗就走。此時官軍已七零八落，城裡外殺聲漸定。只見花榮、朱武整軍入城，先令救熄了各處大火，出示安民；一面將出銀錢、米麥，拯濟滿城被難百姓。

再說戴宗挾了太守，和劉唐、燕青取路出城，好不歡喜。因問劉唐道：「你是奉令攻打南門的，如何倒殺向西門來？」劉唐道：「俺和李鐵牛殺入城關，一連撞見幾員烏將官，混戰多時，彼此就此分散。俺一路胡亂撞走，卻得嘍囉飛報，知道你們被人戰住，不得脫身；俺便殺奔前來接應，恰好拿了這賊太守，也算這廝祿命犯絕。」三人一路說著走，將出城關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你們又向哪裡去，怎不等一步？」戴宗回頭看時，卻是黑旋風李逵趕到，只見他手搭雙斧，滿身血污，形狀怕人。李逵叫道：「戴院長，你挾的什麼鳥人？」戴宗道：「這是本州太守，拿他城外去正法，你不去和鐵方梁廝殺，趕來則甚？」李逵道：「你還說這話，鐵牛正悶下一肚皮氣？俺好容易殺入城關，卻不曾撞見鐵方梁那廝，那班烏將官又太不濟事，給俺一二斧就砍掉。俺尋不到對頭，這口鳥氣沒出處，只得逢人便砍，偏生花知寨進城來，傳下他的烏令，不許亂殺人，俺心中一氣，就此放手，且到城外尋個對頭去。」說著挨近戴宗身傍，一伸手就打太守大耳括子。戴宗道：「鐵牛，打他甚的？」李逵道：「有閒功夫理他！殺了完事。」戴宗道：「你自走，休管帳。」李逵一聲不響，緊傍戴宗走。直到城外大帳之中，只見關勝，高坐帳上，專等眾頭領回來繳令。戴宗便上帳告道：「泰安州太守貪賊虐民，作惡萬端，今已生擒在此，謹請主將令下，當眾開刀！」說罷，把太守向地上一擯，卻待喝綁，只見腔子上沒了首級，自家沾了半身血污。戴宗呆了，說不出話來。關勝道：「戴院長，你如何拿個無頭屍首？」戴宗頓口無言。半晌，教嘍囉把死屍拖開，退下大帳，卻見李逵站在那裡，眼睛注視著地上，反背兩手，不作一聲。戴宗肚裡明白，連忙走到李逵背後，只見一顆人頭好好提在手中。那不是太守的腦袋！戴宗大怒，伸手搶下那人頭道：「你這廝不幹好事，俺同你見主將去！」便把李逵當胸揪住，拖著要走。李逵哀告道：「院長哥哥，只求饒了這次，鐵牛以後再不敢了？」眾人在傍，又做好做歹解勸，戴宗把李逵大罵一頓，方才放手。這時眾頭領陸續回來，有的提了首級，有的押著財物，紛來帳上繳令。關勝大喜，命軍政司逐一記下功勞。最後，只見雙槍將董平，金槍手徐寧上帳告道：「某等在城關外撞見鐵方梁，一場大戰，被他打傷宣贊，殺傷許多人馬，引數百死士落荒逃走，不知去向，特來請罪。」關勝道：「這也怪你們不得，這廝端的驍勇，只是此人不除，後日必為梁山之患。」大家嗟歎一回，只見花榮、朱武收拾兵馬，回入寨來。關勝便下令全軍拔寨回山。

那日回到梁山泊，宋江親迎關勝、花榮等上山，做個筵席慶賀。眾頭領聽得鐵方梁不曾除滅，大家惱恨。宋江道：「這廝的真是個當今勇士，可惜事非其主，把半生埋沒了！」戴宗又說李逵偷割太守首級，鬧了一場笑話。宋江好恨，便把李逵大罵。李逵道：「我又不是不會殺人，我因賊官的腦袋拖著難看，才將他割了。你倒又來罵我。」引得眾人都笑了，宋江也只得由他。宣贊、郝思文兩員受傷頭領，自有神醫安道全治癒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泰安事畢，四月清和條又過去，將近端陽。那一日，豹子頭林冲在山無事，閒走到山南第二關，魯智深、武松迎著人去。智深道：「灑家嫌出家清靜，做了強盜，誰知做強盜無事時，也和出家一樣，兀的不令人悶死！」林冲道：「俺因無事可做，才出來閒玩，不想這裡寂寞得一樣。」武松叫一聲：「林教頭，節近端陽，榴紅如火，天地間又換一番景色，我們閒著沒事，不如下山去走一遭，吃幾大碗酒，強似在這裡悶坐。」林冲、魯智深齊說：「很好。」三人便下關寨，過了金沙灘，不覺走到南山酒店，朱貴見了，慇懃招呼進去，將上大碗好酒，大碟兒菜，請三人吃。一回，林冲酒上心頭，帳觸舊事，不禁歎口氣道：「俺好端端一個禁軍教頭，都因被高太尉陷害，閃得我家破人亡，雪夜出奔到此，受了王倫許多鳥氣，令人又悲又憤，無處伸訴，直到後來火併王倫，沂州府又得了高衙內首級，才出了胸中這口惡氣。記得當初我在此間飲酒，一腔孤憤，無可發洩，曾在壁間寫下八句，朱貴還和我作耍，歲月如流，韶華易逝，今日想來，已是數年前事了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們三人，哪個不曾乾過大事，多說了徒令人沒興，不如再吃幾碗酒，有快活且圖個快活！」魯智深叫：「好！好！人生在世，本來吃酒最是快活。」林冲兀自執著酒碗出神，只不拿向嘴邊送。武松對智深看看，連忙把酒乾了，說道：「坐在這裡熟地方吃酒，並沒興趣，不如野裡去走一趟，待尋得個村酒店時再吃。」三人起身，朱貴送出店門，拔步便走，武松因林冲悵觸舊事，生怕他傷感，所以引出外來閒散，有心要逗他歡樂。

三人迤邐前行，一路指點說笑，也不計遠近，向西南上只顧走，早到一座村子前面。魯智深指著叫道：「你看林子外挑出酒帘兒，一定有個村酒店在那裡，何不前去嚐他一下？」武松道：「山釀村醪，別有風味，嚐他一下也得。」三人走近看時，果然是個村酒店，只見檣籬茅屋，擺著十幾副座頭，三面開著窗子，卻也清淨。三人跨入店中，揀個座頭坐了。酒保上來，武松叫打兩角酒來，問：「可有好的菜饌下酒？」酒保道：「這裡鳳凰村，有名的王家酒店，燒的好肥鴨，師父要時，便可煮將來吃。」武松叫：「好！」半晌，酒保將上酒來，又端上一隻肥鴨，熱騰騰地，香味直刺人鼻管，三人撕了便吃。正吃得有味兒，忽聽得隔壁一個小閣子裡，有人在內啜啜咽咽啼哭，哭了一陣，又是一陣，只不休歇。智深聽了焦躁，跳起身來，把碗碟兒都丟在地上。酒保聽得，

慌忙上來招呼道：「師父何事生氣？要酒菜時儘管叫，自添將來。」智深道：「哪個不知趣的畜生，在閣子裡哭不休，攪得灑家酒都吃不下了。」酒保陪笑說道：「師父不要生氣，這不是別人，這是小店的店主，因為一件事情受了冤苦，獨在閣子裡哭泣，師父討厭時，俺去叫他不許哭。」說罷，便向閣子裡走了一轉，一面打掃地上，整理碗碟，三人重新吃酒。不多一回，只聽得哭聲又起，聲音更響了。智深不由大怒，便叫酒保道：「只也可惡，你去叫哭的出來，灑家要問他。」林冲、武松在傍相勸，智深不聽，拍著桌子大鬧，酒保一唬，連忙去叫，連叫數次只不出來。智深大叫道：「不出來也罷，惱得灑家性發，便放火燒了這鳥店！」那酒保見智深兇惡，更怕起來，奔入閣子，把店主一把直拖到店中，只見個年逾半百的老者，曲著身子，眼淚鼻涕流了滿面。武松道：「你這厮枉為店主，怎不知趣，俺們好端端來吃酒尋樂，卻哭得人悽慘。」店主道：「小人實在心中冤苦不過，哭了這一回，後當強忍。」林冲道：「聽你的哭聲其實冤苦，不知為的甚事，可告說否？」店主拭著眼淚道：「小老姓王，名婁，世居此地鳳凰村，賣酒為業。止生一女，名喚鳳奴，天然出落得幾分姿色，人家口順，都叫她做鳳姐兒。禍因前日有個道人來店裡吃酒，恰值鳳姐兒在外，被他端詳一回，臨走喊著幾聲好。次日，這道人引一和尚趕來，硬要替我女兒做媒，說我女兒被梁山泊大王宋公明看上，要討去做個壓寨夫人。小老止有這個女兒，哪裡肯應。那道人板著面孔說，宋公明大王要人，誰敢違背！便趕入內堂，自行動手，把我女兒搶了就走。小老當時哭喊起來，引領多人追趕，怎禁得那僧道力大，反被他們將人打傷，結果仍將我女兒搶去。自此一連數日，音信全無，小老心中氣不過，欲要趕到梁山泊去，和宋公明大王拚命，但想到山寨裡怕人，又沒膽子，不敢去。今日獨坐在閣子裡，又想起那女兒，心中萬分冤苦，又放聲哭起來，不想驚動了三位，伏望恕宥則個！」林冲目視武松說道：「哪裡有這等事！」武松道：「請問店主，那一僧一道怎生模樣？」王婁道：「都是身強力大，形容兇惡，道人自稱是入雲龍公孫勝，那和尚叫做花和尚魯智深。」這時智深坐在桌邊，正擩起嘴巴憋氣，聽得此話，霍的跳起身來，揚起兩個拳頭叫道：「灑家便是梁山泊花和尚魯智深，誰來搶你女兒，你敢是見了鬼？」智深只這一鬧裡，圓睜怪眼，聲若雷鳴，把那王婁驚倒在地。智深拳頭高舉，只待打人，林冲、武松勸住了智深，又把王婁扶起，教他坐了。林冲道：「店家且莫驚駭，說與你聽，這位發怒的師父，便是梁山泊花和尚魯智深，這是行者武松。你須看清楚，那日搶你女兒的，是不是這位師父？」王婁戰兢兢地，把智深端詳了好半晌，連說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那個和尚腮邊沒有絡腮鬚鬚，身材也沒如此高大。」林冲道：「恁地說，一定有奸人胡行假冒，壞俺梁山泊聲名。」武松道：「這倒不是小事，定須查個水落石出。」智深怒火冲天，要帶店主上山見公孫勝，當面質問。王婁聽說，唬得膽戰心驚，抵死掙扎，哪裡肯走。林冲道：「店家休怕，梁山泊好漢不肯妄殺人的。」武松也說：「盡去不妨，上山三面對證後，宋公明定要窮加查究，替你尋回女兒。」當下二人說上大半天，說了許多擔保的話，那王婁方才放心，跟著三人便走。